

关于西夏文“佛”字源流的深度考察

唐 均

(西南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 西夏文记录的两个“佛”字,一个是“𠵿声、人(为)义”的形声字,一个是“伫留(于龛位)之人”的会意字,真正的字源与西夏人自编辞书提供的附会性用字解释判然有别。而这两个“佛”字所反映的西夏语词虽然源自汉语的“佛陀”一词,但是并非出自相同的借用轨迹,其间还透露出音节弱化的藏缅语共性来。

[关键词] 西夏文; 佛; 字源; 借词

[中图分类号] H2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2)05-0084-04 [收稿日期] 2012-03-06

[作者简介] 唐均,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理论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字学。

[基金项目]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项目批准号:11@ZH001)子项目“西夏文献语言参考语法”;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对照字典》”(项目批准号:11JJD740015)。

西夏文中称“佛”的单字有𠵿^{*} wjɬ 和𠵿^{*} tha 这两个,其合用情形——𠵿𠵿^{*} wjɬ - tha——在西夏人编纂的辞书中似乎仅见于字书《音同》第13页,而在字典以外的其他西夏文献中只能见到这两个字各自单用的情形(聂鸿音 2005:92)。

关于这两个“佛”字渊源的研究,无论是西夏王朝的辞书编纂者还是现当代西夏学专家对此都有所涉及,但也还留下了有待探讨的关键问题。本文对这两个西夏字字源及其所记录的语词词源之有关具体环节再度略陈管见。本文所涉西夏字注音为求简便,一律忽略其声调标注。

一、𠵿^{*} wjɬ 字源

指称“佛”的西夏字𠵿^{*} wjɬ,在《番汉合时掌中珠》里的出现则都是用来为汉字“佛”注音的,汉语“佛陀”即对译作𠵿𠵿^{*} wjɬ - thaw(龚煌城 1981/2002b:351—352)。因而这个字与其被视为“汉语借词”(龚煌城 1981/2002b:352),毋宁处理成纯粹的音译用字更显妥当。

就其字形结构而言,《文海》37·152曰“宝左端左”,——这个西夏字在西夏人自撰字典中的诠释,史金波等(1983:449)译作“佛左严右”;李范文(1997:80)译作“佛旁从严”——但参考37·161之

“宝”字(史金波等 1983:450)以及西夏文原文部分,可知当作“宝左严左”。而西夏字𠵿^{*} lju 虽有“庄严”之意,但更多训为“美好、端正”(李范文 1997:106),为求单字之训,似可改“严”为“端”,更为恰适,可知这个西夏文“佛”字应当视为“从宝从端”且读西夏文𠵿^{*} wjɬ “宝”之音(这个拟音在李范文(1997:344)中拼作^{*} xjɬ,误;今据龚煌城未刊的西夏文小字典中拟音订正之);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西夏文形声字。以单字右边偏旁为部首收录西夏字的字典——《夏俄英汉词典》不见以𠵿为部首的情形(Кычанов 等 2006),可知该偏旁大概只用于单字左边。《夏汉字典》以单字左边偏旁为部首的检字表收录偏旁𠵿在左边的西夏单字凡三例(李范文 1997:1157),其拟音均为^{*} wjɬ,由此可知偏旁𠵿作为声旁自然也无疑虞。由于具有该偏旁的另外一个西夏字𠵿其字义目前尚不可知(李范文 1997:141;Кычанов 等 2006:701),而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文字处理系统使用手册》第23页将该字字义标为“清除”,未知其根据,所以现在还难以确定这个偏旁是否具有某一特定的语义类别。

偏旁𠵿既然表音,那么偏旁𠵿自然也就很有可能是标示语义类属的了。然而这个偏旁所表示的语义

类属目前尚不可知,这里根据收字相对充分的现有几部西夏文词典,利用统计原理大致概括一下这个西夏文偏旁的语义类属:

收录偏旁𠬞的现代西夏字典	𠬞在单字的位置		突出相关语义比例	
	在左字数	在右字数	字数	百分比
西田龍雄(1966:462-463)	19	—	“女性”义7	36.8%
			“器物”义7	36.8%
李范文(1997:1118)	38	—	“女性”义14	36.8%
			“器物”义7	18.4%
			“仪态”义7	18.4%
Кычанов 等 (2006:334-335)	--	20	“器物”义12	60%
			“亲眷”义4	20%

其中,“李范文(1997:1118)”给出的是相应偏旁之下列出所有西夏字头的页码,各个西夏单字的页码可循此页检索而得;由于这些单字在该字典中分布分散,这里将检索出的各字字义以单字形式简述如下(方括号内的为汉字标音):妇·姿·眉·婁·美·祐·粉·股·乐·诗·棉·?·细·鸚·[至]·妙·女·阴·丽·巧·驼·[刺]·守·颂·魅·妹·妻·然·妃·裘·嘻·妯·帽·[墨]·娘·媳·欲·[燕]——这个次序悉依该索引页的字头排列;另外,第三栏的统计数字20不包括有待研究的𠬞字;所谓“器物”指的是具有“酒”“器具”“色彩的”等涵义的西夏字。

根据上表给出的大略统计数据,再考虑到“器物”的人为性和“姿态”对主观感觉的依附性,可以认为偏旁𠬞在𠬞字中应该具有“人(为)”这样的义类比较妥当。这样的话,这个西夏文“佛”字的字源就可以解释成:读音为𠬞的某一类人(为)者。

二、𠬞*tha 字源

西夏字𠬞*tha 相比之下使用更为频繁(聂鸿音2005:92),普遍用于各种实际场合,《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凡三见,却都处于不同语境。

就其字形结构而言,《文海》22·212曰“人贯三界”(史金波等1983:577),其文字构成的理据可能就是受汉字“王”在《说文解字》中的传统解释“一贯三为王”影响而致(龚煌城1981/2002a:253;史金波2007:546)。这样看来,这个西夏字是为了标记“佛”这一概念而会意制作的,字形和字音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

许慎《说文解字·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

王。凡王之属皆从王。”这是汉人对“王”字的解释,内含周易讖纬之术,并掺杂有孔子学说。这种《说文》对“王”字形“一贯三”的解说,更多的是后世联系社会背景所作的一种附会性的用字解释,赋予了“王”字一种政治道德的性质。这个意义上的“王”,是儒家思想中的“圣王”的模本,与当时现实政治生活中统治者“王”是不同的,更不能由此来推演中国古代最早“王”的原始意义(朱彦民2008)。

甲骨文“王”字有𠬞𠬞𠬞𠬞𠬞等多种字形,初像斧钺,古兵器钺多为弧形而以青铜或石制成,盛行于商周,有出土文物可资参考;斧钺又为象征王者权威之礼器,抽象的王权乃以具体的钺形代表“王(中古云母宕撮合口三等平声)”字与“戊(中古云母山撮合口三等入声)”字(“钺”之初文)上古语音近似“系一语之转”(尹黎云1998:407—408)。汉字“王”的本意既然已同《说文》的解说之间存在着如此的距离,那么西夏人编纂的辞书仿照《说文》对“王”字的解说来解说他们的“佛”字,当然也就是和西夏字本来的字源颇有差距的了。

如果要考察𠬞字真正的字源,偏旁𠬞指示“人”的语义类别已算众所周知的了。另外,可资比较的还有一个西夏字:𠬞* rji “阁”,现存西夏文字书不见解释该字字形的条目(李范文1997:810)。该西夏字具有“层、叠”之义(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1993/2006:291),亦指“富丽堂皇的住宅、宫殿、房屋”(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1993/2006:296)。它还可以构成双音节复合词:𠬞𠬞* du - rji “石头砌成的房屋、住宅(或多层住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1993/2006:299),常用来对译汉语的“楼阁”(李范文1997:810)。西夏字𠬞“佛”和𠬞“阁”是构字偏旁左右互换形成的所谓“互换字”。这种模式形成的西夏字之间往往存在着字义上的近似或者关联(史金波等1983:20—22)。这样说来,𠬞“阁”作为“安置佛像之所”即可和𠬞“阁”建立起“互换字”所需要的内在语义联系了(西田龍雄1997/1998:16)。

为了进一步考察偏旁𠬞的语义类属,这里根据现有的几部大型西夏文字典,搜集含有该偏旁的西夏字如下表所示(这里的字数统计不含𠬞字):

偏旁𠬞在西夏单字里的位置	现代大型西夏字典所收字数		与“伫留”相关	
	李范文(1997:1121)	Кычанов 等(2006:16)	字数	百分比
在左字数	4	--	1	25%
在右字数	--	8	7	87.5%

其中,第三栏8个作为词条的西夏字汉字对译分别是:茅屋、棚、摇动、肩头、波、匣、茎干、孔穴(Кычанов等2006:143),显然其中似乎只有意为“摇动”的一个西夏字与“伫留”语义毫不相干。

如果注意到含有该偏旁的西夏字相应拟音纷繁不一这一特点,那么根据这个大略的统计即可推出:偏旁𐵇应当含有“伫留”的语义。由此可以推断:西夏字𐵇“阁”的字形会意为“人所伫留(之处)”,与之相应的便是西夏字𐵇“佛”的字形会意——“伫留(于龛位)之人”——这个解释才应当是应用最广的这个西夏文“佛”字真正的字源。

三、词源轨迹

这两个西夏字的语音形式𐵇𐵇^{*} wjɬ - tha 一般认为就是来自汉语“佛陀”的两个音节。注意到西夏字𐵇在《掌中珠》中的汉字注音“达”与其推定的语源汉字“陀”都是中古定母字^{*} d - ,其中古全浊声母对应于该西夏字藏文注音 tha ~ thha(这两个藏文注音引自聂历山(1926/2005:41),但采用了与原文不同的藏文罗马转写方案)所包含的送气清声母^{*} th - ,属于西夏语晚期借用汉语的语音历时嬗变模式(聂鸿音1994:62—63)。相比之下,西夏字𐵇推定的语源汉字“佛”中古为全浊的奉母^{*} bj - ,按照类似的借词语音嬗变规则——(早期)^{*} bj - > ^{*} bj - 或(晚期)^{*} bj - > ^{*} x - (聂鸿音1994:65),它和为该西夏字拟定的^{*} w - 声母(应该来自中古微母^{*} mj -)之间并不能构成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如果考虑到西夏语晚期借用汉语时存在着^{*} mj - > ^{*} x - 的语音嬗变规律(聂鸿音1994:65),而在自长安至西北的汉语中古方音中普遍存在着全浊声母^{*} b - ~ 次浊声母^{*} m - 交替的情形(马伯乐1920/2005:28—41),由此就可以考虑:西夏文𐵇^{*} wjɬ 借自早期的一个^{*} mjɬ 形式,而这个早期的语音形式则是汉语“佛”^{*} bjət 的一个简化或借用形式^{*} bjə,在其时的方音体系中可以和^{*} mjɬ 交替存在——这个历程可以图示为:汉语^{*} bjət > ^{*} bjə ~ ^{*} mjɬ? > 西夏语^{*} wjɬ。这样看来,西夏文记录的上述两个“佛”字虽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词源“佛陀”,但其借用轨迹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异——这似乎是对这两个西夏文“佛”字很少组成双音节复合词用于实际文献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已经归化的借词𐵇^{*} tha 却不采取类似“佛”之于“佛陀”那样截取词首音节的模式,而是截取了词

末音节作为西夏语中颇具能产性的单词。这种双音节单纯词在省略时保留第二个词素的情形在汉语里非常罕见——或许“驼”之于“骆驼”可算一例(聂鸿音2005:92),但在西夏文中却并非罕见。比如西夏语中固有的复合词类型“通名+专名”在借词中也不乏体现——西夏文𐵇𐵇^{*} kju - thiow “韭+蒜”<汉语“蒜”——前一个西夏字𐵇虽然可能是来自汉语“韭”的借词——亦可参见藏文 sgog “韭菜”(Laufer 1916/1987:728—729),但似乎早已归化用作通名了;而借自汉语的专名𐵇即与前面的通称合成一个双音节复合词。

西夏文𐵇𐵇^{*} wor - le “鸡+(摩由)逻”<梵文 mayūra “孔雀”——前一音节𐵇“鸡”字表示类属通名,后一音节𐵇字即为梵文词缩略后的末尾音节 - ra 的音译(Laufer 1916/1987:712)——这个词例显然同𐵇之于“佛陀”在借用模式上相当一致。

上述诸例表明:西夏语在借用异族语言时可能根据本族语固有的形态结构对借词进行适当的调整。

而这种复合词结构类型或许正是语言中双音节词汇弱化音节存在的一个反映呢,下面考察两种葆有古代文献记录的语言——藏语和缅甸语的相应情形。

藏文中的前加字往往就是一个词首音节元音弱化以致失落后的产物,如藏文 stag < ^{*} sa - tag “虎”(Laufer 1916/1987:685)、藏文 mkhyen < 敦煌藏文 ma - khyen “知(智)”(俞敏1989/1999:64)。缅甸语中由于语音的历时变化,使得12世纪开始使用的缅文之所记录和现代缅甸语的实际发音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其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缅文记录的双音节语词前一个音节元音弱化甚至脱落,从而使得后一个音节带上复辅音——如下诸例所示(计莲芳1998:594—598、600):缅文 bhu - ja > 现代缅甸 phja “菩萨”、缅文 pu - tho > 现代缅甸 ptho “浮屠”、缅文 bu - ra > 现代缅甸 pja “佛陀”、缅文 t̥h̥i - t̥ɕa > 现代缅甸 t̥h̥t̥ɕa “释迦”、缅文 pu - ti - se > 现代缅甸 bdizi “念珠”。

藏语和缅甸语都是与西夏语关系密切的亲属语言,其间共有的上述“前轻后重”双音节词汇模式,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西夏语中已经归化的语词𐵇^{*} tha 是早先因袭的某个双音节单词前一个音节退化之后的产物——而且,西夏字𐵇^{*} wjɬ < ^{*} bjə(t) 这一历时

演化中体现出来的塞音声母擦音化本身也是一个语音弱化的过程,从某个角度也能透露出上述词源轨迹推断的理据性来。

其实,上古汉语也有与此对应的复合词结构(俞敏 1989/1999: 64):

《尚书》——《商书·盘庚》“女猷黜乃心”之“猷黜”。

《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之“无念”、《小雅·车攻》“大庖不盈”之“不盈”、《周南·关雎》“寤寐思服”之“思服”、《豳风·东山》“之子于归”之“于归”。

《左传·襄公四年》之“寿梦”服虔注“寿,发声”、《左传·僖公廿四年》之“头须”即《史记》之“里兑须”。

这些情形不仅表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复辅音,而且体现出这种类型的复辅音来自双音节单词前一音节元音弱化之后的结果。随着汉语历时嬗变速度的加快(或许还有方块汉字保存古代语言的局限因素),汉语自脱离上古阶段之后似乎就已大量失落了本来和藏缅语共有的很多形态结构特征,变得面目全非了。

相比之下,西夏文记录的中古时期党项人语言,就语言发生学历程而言则很可能属于处在藏文记录的语言和汉字记录的语言之间的过渡类型:保留了“通名+专名”式的复合词结构类型但却丧失了复辅音。所以单从西夏文字的表面记录是难以看出音节弱化的痕迹来,然而藏缅语族——乃至上古汉语——之间的语言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西夏语词汇的更为丰富的信息。本文对舶来的西夏语“佛”字的考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本文写作完成后,承蒙林英津教授惠赐大作(林英津 2009),得知她完全根据西夏文献材料,充分论证了该西夏字作为纯粹译音字的理由。嗣后本

文特烦林教授看过,提出相当有益的意见促进了本文写作的改正。笔者藉此感谢林教授惠赠参考资料以及对本文的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 [1] Laufer, Bethold.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A]. In Laufer, B. (1987): Sino-Tibetan Studies [C], 2 vols.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1987: pp. 633-750. [2] Кычанов, Е. И. и С. Аракава.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Си Ся) языка: Тангутско-русско-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M].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2006.
- [3] 西田龍雄. 西夏語の研究——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説: 卷二 [M]. 東京: 座右實刊行會, 1966.
- [4] 西田龍雄. 西夏文字——漢字を超えた表意文字の傑作 [A]. 西夏語研究新論 [C]. 京都: 西田先生古稀紀念會, 1998.
- [5] 龚煌城. 西夏文字的结构 [A]. 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 [C]. 台北: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2002.
- [6] 计莲芳. 几个缅语借词反映的汉文化影响 [A]. 东方研究(一九九八年)——纪念百年校庆论文集 [C].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 [7] [俄]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著, 崔红芬、文志勇译. 西夏物质文化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8] 李范文. 夏汉字典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9] 林英津. 论西夏语 $\overline{\text{wji}}$ 非指涉「佛」之实体名词 [J]. 语言暨语言学 2009(1).
- [10] [法]马伯乐著, 聂鸿音译. 唐代长安方言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1] 聂鸿音. 西夏语中汉语借词的时间界限 [J]. 民族语文, 1994(1).
- [12] 聂鸿音. 西夏的佛教术语 [J]. 宁夏社会科学 2005(6).
- [13] [苏]聂历山著, 孙伯君、刘红军、聂大昕译. 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 [A].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 [14] 史金波. 西夏社会(上下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5]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 文海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6] 尹黎云. 汉字字源系统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 [17] 俞敏. 汉藏同源字谱稿 [A].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8] 朱彦民. 从甲骨文“王”字看帝王观念的起源 [N].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 2008-1-30.

(责任编辑: 郭洪)

A Deeper Etym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Appellations for “Buddha” Recorded in Tangut Script

Tang Jun

Abstract: The two characters for the appellation of “Buddha” in Tangut script are morphonetic (xingsheng) of -phoneme and man-made-grapheme, on one hand, and compound ideographic (huiyi) of “one who stays (somewhere)”, on the other hand. Bot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lleging analyses of their graphic constructions in the indigenous Tangut dictionaries. Behind the recording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the Tangut words for “Buddha” were borrowed through distinct routes from the same Chinese word “fo-tuo”, in which some syllabic weake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beto-Burman family, seemed to appear.

Key words: Tangut characters; Buddha; graphic etymology; loanword